

上海三联
学术文库

理性与智慧

王路□著



上海三联书店



理性与智慧

L I X I N G Y U Z H I
H U I

王路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与智慧/王路著.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ISBN 7-5426-1350-2

I. 理... II. 王... III. 逻辑 - 关系 - 形而上学

IV. B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181 号

理性与智慧

著 者 / 王 路

特约编辑 / 薛 军

责任编辑 / 倪为国

装帧设计 / 姜 明

责任制作 / 钱震华

责任校对 / 唐侨淇

出 版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 / 江苏常熟市第四印刷厂

版 次 /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348 千字

印 张 / 15.375

印 数 / 1 - 3100

ISBN7 - 5426 - 1350 - 2

B·114 定价 26.50 元

从逻辑到哲学

——自序

哲学是一种爱智慧的活动，也是一种理性活动。

若是我说逻辑是最高的理性，一定会有人提出反对；而如果说我说，正像理性与智慧是相互联系的一样，逻辑与哲学也是相互联系的，大概人们是不会反对的。然而，倘若进一步问：理性与智慧有什么关系？逻辑和哲学又有什么联系呢？答案可能就会五花八门。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前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但是我却无论如何说不清楚，自己对它充其量只有一种感觉或直觉；不过对后一个问题，我却可以大致说出个一二三来。这是因为，自己在逻辑和哲学的领域毕竟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这一段历程，虽然寂寞，却也实在，充满了对逻辑和哲学的理解，感受着理性和智慧的升华。

—

我从读研究生时开始学习现代逻辑，由于定的研究方向

2 理性与智慧

是西方逻辑史,结果做论文时选择了亚里士多德。沿着史的方向,后来我又研究了弗雷格,因为这两个人在逻辑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前者是逻辑的创始人,后者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我在德国读书时,著名莱布尼兹研究专家谢波斯(H. Schepers)教授曾对我说过,亚里士多德总是非常重要的(immer sehr wichtig)。弗雷格是非常重要的(sehr wichtig)。这两句话是在不同的时候说的,我的印象却格外深刻。最初,我只是以为他们在逻辑上十分重要,今天,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在哲学上同样十分重要。所以,我非常感谢恩师周礼全先生,因为他给我指引的研究道路从一开始就堂堂正正,使我没有走弯路。

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实际上也是向这两位大逻辑学家学习。当然,从他们那里我并没有学到多少逻辑的技术和本领,因为我是在学习了许多现代逻辑的知识以后才开始研究他们的。但是我从他们那里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逻辑观。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逻辑这门学科,他一定有一个正确的逻辑观,依据这种逻辑观,他才能揭示出逻辑的本质,否则很难想象他能建立起逻辑。弗雷格开创了现代逻辑,使逻辑成为一门科学,他一定也有一个正确的逻辑观,否则很难想象他能使逻辑沿着亚里士多德指引的方向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弗雷格逻辑虽然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或者从逻辑这门学科的内在机制上说,必然有相同的东西。对这种相同的东西的认识,构成了我的逻辑观。第一篇基本上阐述了我的逻辑观,除此之外,也反映了这些年来我的一部分工作:我向国内学术界宣传这种逻辑观。

我国的逻辑教学和研究是比较落后的。多年以来,我对

这种状况以及与它相关的学术问题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当然我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从情感上讲,有时候我并不是很舒服的,因为我批评的许多人与我非常熟悉,甚至是朋友,而我的批评确实使一些人很不愉快。不过,从学术上讲,我的心里非常坦然而且非常实在,因为一方面,学术需要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另一方面,我的思想不是凭空来的,它们来自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来自逻辑史的发展,来自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我认为,一些内容究竟是不是逻辑,不在于叫什么,而在于它符合不符合逻辑的内在机制。逻辑教学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不在于自我标榜,而是有国际标准和尺度的衡量。要想发展逻辑,搞好我们的逻辑教学和研究,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逻辑观。否则,我们仍然还要继续走弯路。

在研究弗雷格的时候,我也仔细地研究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因为弗雷格被公认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发现,虽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是20世纪的主流哲学,但是在我国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论著中,介绍性的居多,深入细致的研究较少,究其原因,竟然也与逻辑有关。具体地说,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无论是已经去世的还是依然在世的,如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奎因、斯特劳森、达米特、戴维森等人,都是现代逻辑大师或具有很好的现代逻辑修养的大师。他们把现代逻辑应用到哲学分析之中,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现代逻辑的性质、特征和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现代逻辑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把握,就不太容易明白这些哲学家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太容易理解他们的思

4 理性与智慧

想,因而也不太容易认识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哲学本身的重要意义。因此,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阐述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第二篇是自己在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体会,它们的意义主要不在于介绍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分析说明这些思想和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它们背后的思考方法是什么。

从研究亚里士多德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研究亚里士多德,这是无法回避的:他不仅开创了逻辑,也建立了形而上学,而且二者关系密切。此外,既然是研究逻辑史,就不可能孤立地、纯粹地研究逻辑,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在现代逻辑产生以前,逻辑与哲学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尽管人们都说它们是不同的。

形而上学的研究从古希腊开始,经中世纪,到现代,持续发展了两千多年。不能说其间没有变化,没有分流,但是自始至终总是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这就是关于“是”的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真”的研究。求是,求真,这种研究体现了西方特有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现象和风格。我们中国人研究形而上学,最大的难点和问题之一大概是理解,特别是关于 *einai* 这个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概念的理解。“存在”这一用语固然没有完全脱离 *einai* 这个词,但是也没有体现出这个词最主要的用法和特征,因此也没有反映出它的主要含义。所以,用“存在”来翻译和理解 *einai* 及其有关的概念,肯定会造成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和精神的曲解。这些基本概念的研究不仅是形而上学本身的研究,而且也涉及哲学史的研究,难度很大。第四篇阐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理解,其基本思想是:不应该以“存在”和“真理”,而

应该以“是”和“真”来翻译和理解 *einai* (to be, *Sein*) 和 *alethes* (truth, *Wahrheit*); 应该区别“是”和“存在”; 应该联系“真”来理解“是”。

哲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问题或体系研究,一种是史学研究。我最初是研究逻辑史,因此我最初主要是采取后一种研究方式,即使后来我转向问题研究,治史的方法对我影响依然很大。我体会到,史学研究依靠资料的把握和积累,讲究说明一个思想、一个问题。甚至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还要利用科学的手段和先进的方法。第三篇反映了我治史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体现了自己的治史方法。当然,从其他几篇也可以看出自己关于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

二

回顾研究历程,我终于发现,自己的研究路数还是比较清晰的,概括地说,就是从逻辑到哲学。但是,仅从哲学的角度说,我的真正兴趣却是在形而上学。我认为,形而上学在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逻辑与形而上学乃至与哲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在这两个方面,无论是从研究的角度还是从重视的程度来说,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都是比较大的。

教逻辑的常说,在日常语言中,“逻辑”一词是有歧义的。比如,人们常说:“他这个人说话很有逻辑”,“你这是什么逻辑?”或“那是你的逻辑!”至于“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事业的逻辑”的说法更是曾经一度家喻户晓。这里的“逻辑”与学科意义上的逻辑是根本不同的。其实,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涉及学科的词使用得最多的,除了“逻辑”,大概就是“哲学”。比如,“处世哲学”、“人生哲学”、“爱情哲学”等字眼屡见不鲜,

6 理性与智慧

甚至在金融风暴来临的那段日子里,“索罗斯哲学”也到处可见,至于“哲理”一词更是俯拾皆是。这样的使用无疑包含着一些对“哲学”的理解,但是,这里的“哲学”与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显然是有距离的,而与形而上学可以说没有丝毫关系。

在我国在大学里,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工科,不仅哲学系,任何系、任何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哲学,而且这还是基础课。可见,我们对哲学的普及和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但是,这样的哲学并不是形而上学,这样的学习并不能使人懂得什么是形而上学。因此,对哲学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认识。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包含形而上学,其中的“道”(或“理”)和“器”之分,被明确地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这样的研究似乎可以使人相信,中国哲学并不缺少形而上学。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形而上学”与西方的形而上学并不是一回事,并不是人家说的 metaphysics。即使在真正的西方哲学研究中,从文献来看,我们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似乎重视得也不太多,因为我们研究得更多的,还是伦理学、美学等学科。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不是不重视,而是比较薄弱。我以为,这里既有思维方式和对哲学的理解的问题,也有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问题。理解西方哲学,特别是理解形而上学,绝不是容易的事情,确实需要我們下功夫,长期踏踏实实地潜心研究才行。

三

人们普遍认为,哲学发展了两千多年,但是它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变。人们还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一些基本问题没有变,但是谈论这些问题的方式却是

变化的。我完全同意这两种看法,但是我认为,第二种看法更为重要,因为,恰恰是变化的谈论方式使相同的问题得到不断的发展,使人们对它们的看法不断地深入,从而也使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具体一些说,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就是这种变化方式的典型体现。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对象是混淆在一起的。而在现代,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语言是对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的表达,我们可以有共同的语言,因此也可以有共同的关于世界的图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我们的语言的研究来达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当然,这样的语言研究不是任意的,也不是语言学家那样的,相反,它主要是通过研究语言的一般结构来进行,而在这种研究过程中,除了其他方法以外,主要地、大量地应用了现代逻辑的方法。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哲学的问题,而且特别应该重视谈论这些问题的方式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从事哲学研究必须首先具备的修养。康德说,逻辑研究是哲学的基础。这就说明,逻辑是研究哲学的工具,从而也说明逻辑与哲学的一种关系。对于逻辑与形而上学,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事实上,从三段论到现代逻辑,逻辑始终是研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工具。我认为,哲学虽然不是科学,但是它与科学一样,同样是求真的。如果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最高的哲学,第一哲学,那么形而上学就更是求真的。但是恰恰在求真这一点上,形而上学与科学不同。科学可以通过实验来求真,而形而上学不能通过实验来求真,科学的真可以通过经验来检验,而形而上学的真不能通过经验来检验,因此,形而上学必须依靠其他

8 理性与智慧

方法。这样的方法也许多种多样,但是我认为,无论有什么样的方法,逻辑至少是一种求真的方法,因为依靠逻辑,人们可以从真的前提得到真的结论。研究形而上学,人们当然可以说,逻辑不是惟一的方法,而且(正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逻辑自身有局限性,形而上学的许多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逻辑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它对形而上学研究有什么好处?对于我们的哲学研究来说,这样的考虑难道不是更有建设性吗?我想,且不论逻辑这种方法在诸方法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多一种方法总比少一种方法更好吧!

本书收集的基本上是自己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虽是一本文集,却力图形成一本书的模样,因此文章的选择没有按照原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照内容分类编排的,而且为了全书的统一,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

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倪为国先生,没有他的全力支持和许多有益的建议,是不会有眼前这本书的!

作者

1999年12月于北京天坛东里寓所

目 录

从逻辑到哲学	
——自序	1

第一篇 逻辑

逻辑的本质	3
逻辑和语言	23
逻辑和思维	39
逻辑和哲学的融合与分离	53

第二篇 语言哲学

“语言转向”的性质和意义	69
弗雷格的语言哲学	83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101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式	127
奎因区分分析与综合	147
如何理解“存在”?	165

第三篇 历史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181
“所指”还是“意谓”？	247
“辩证逻辑”的历史与未来	259
《墨经》逻辑研究质疑	275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	289
冯友兰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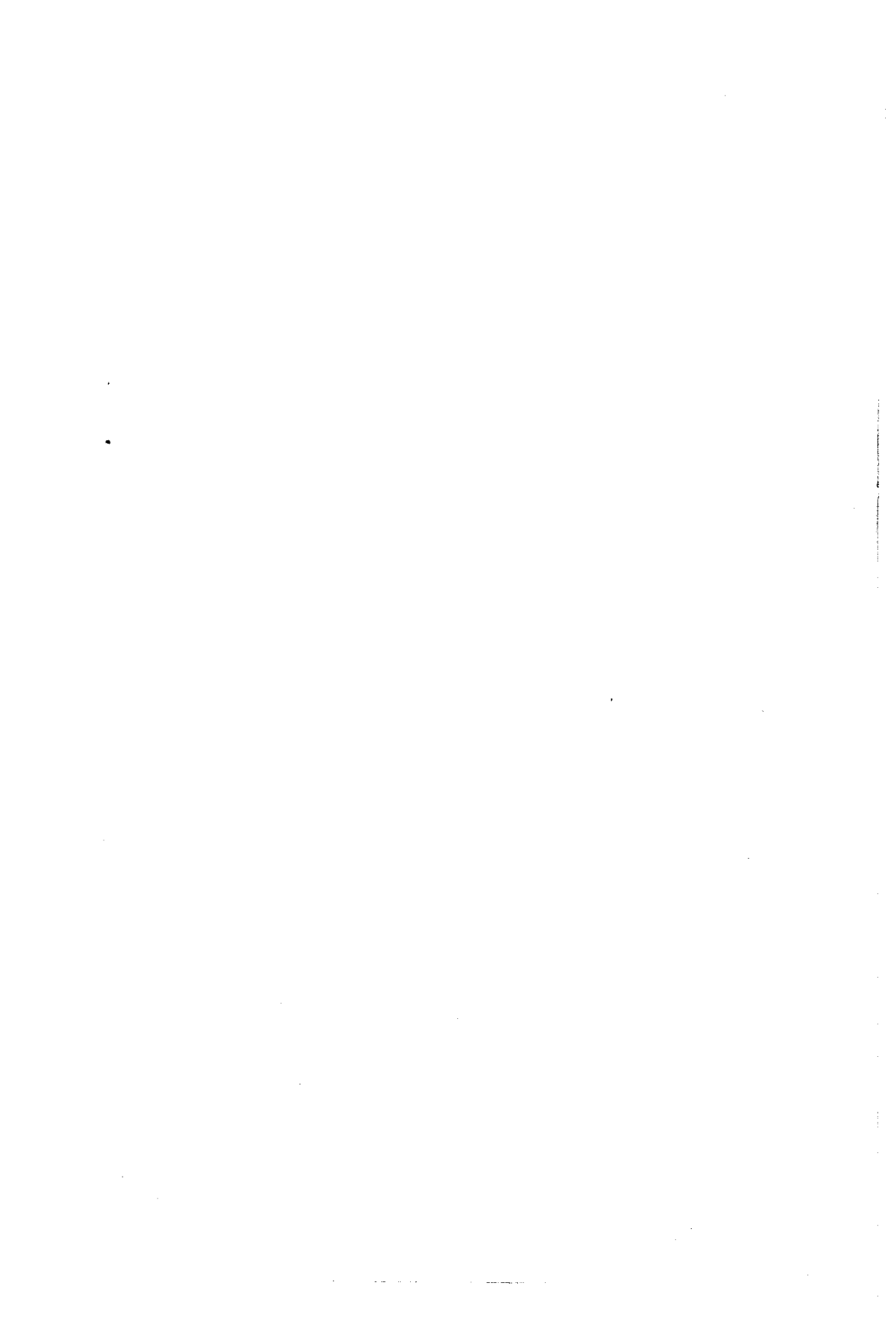
第四篇 形而上学

“是”之研究述评	325
“是”的逻辑研究	337
巴门尼德的真之路	353
“是”还是“存在”？	393
亚里士多德的“是”和“是其所是”	409
海德格尔的“是”与“真”	427
论“真”与“真理”	453

中外文人名对照表	477
----------------	-----

第一篇

逻辑



逻辑的本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规定逻辑是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命科学等学科并列的基础学科。这里的逻辑指的是现代逻辑。可见现代逻辑在教学中所处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对现代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却重视得非常不够,至今也没有几所高校把现代逻辑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存在于我们从事逻辑教学和研究的人本身,这就是许多人对逻辑的性质认识不清。如今我们在“逻辑”的名义下进行的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普通逻辑、数理逻辑、归纳逻辑、辩证逻辑、语言逻辑等等。在这些教学和研究中,除了数理逻辑一般不讲逻辑是研究什么的以外,其他种种“逻辑”都要给逻辑下定义,但是这些定义却是不同的。比如,普通逻辑说: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归纳逻辑说:逻辑是研究或然性推理的;辩证逻辑说:逻辑是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语言逻辑说:逻辑是研究语言的,

等等。这样众多的俨然以“定义”的方式出现的说法,使人搞不清楚逻辑究竟是研究什么的。

国内关于逻辑的性质一直有争论。争论的形式多种多样,核心的问题却主要在于:是主张和倡导现代逻辑,还是坚持和维护传统逻辑。近年来,一些人明确主张应该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大逻辑”去,因为他们认为,现代逻辑(包括数理逻辑)的观点过于狭隘,是“小逻辑”;他们以为提倡这样一种“大逻辑”就可以扩大逻辑生存的空间,从而发展逻辑。当然这样他们也就名正言顺地不用学习现代逻辑,而继续研究那些传统逻辑、归纳逻辑、辩证逻辑、语言逻辑等等。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逻辑观,应该明确究竟什么是逻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逻辑这门科学或学科的性质出发,特别是从逻辑自身的内在机制出发来探讨逻辑。“内在机制”可能是一个不太清楚的概念,因此需要明确说明。我说的逻辑的内在机制就是指决定逻辑这门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在逻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是贯彻始终的;失去这种东西,逻辑就会名存实亡。在本文中,我将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论述逻辑的这种内在机制,并且说明:这种内在机制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必然地得出”;而在这一点上,现代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思想恰恰是一脉相承的。

众所公认,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他的逻辑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工具论》。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逻辑”这个词,他使用的术语是“分析”、“推理”或“三段